

黑韃事畧

宋彭大雅撰

黑韃之國

即北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

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皇

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攝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河西解

立為偽太子諱漢文書其師馬錄事

曰合剌

直

其相四人曰按只解

黑韃人有謀而能斷

曰移剌楚村

字晉卿契丹人

黑韃事畧

板匡
(公分)

20.7 x 14

02189

1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雜史類 卷之九

書名: 黑韃事畧

著者: 宋彭大雅撰 一卷 一册

板本: 清元和顧氏疏海樓抄本

徐遵注

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鎮海回回專人

理回回國事

遣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木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木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發里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懸八十里則

四望平曠荒蕪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大率皆少石

遣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鶯鶯無雪四月八月常雲風色

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育亦雪

遣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

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

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橐駝胡羊則毛氈而扇尾漢羊則曰骨
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有無峰者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
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

即帳

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當韃主曰徙

帳以從校獵凡偽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
車車上空可坐可臥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

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
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
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
次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
製故名凡
偽嬪妃與聚落群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
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
遷耳

霆
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綑鄒奉
使至不曾立後綑程大使更後綑周奉使至皆不立
其製即是草地中大纜帳上下用纜為衣中間用柳
編為窻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闕與柱皆以金裹
故名中可容數百人綑主帳中所坐胡床如禪寺講
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枸欄然穹廬有二樣
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墨魯可以卷舒而
前開門上如車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窻皆以纜為衣

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纜鞵定
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兔曰黃鼠曰

頑羊其脊骨可為杓曰黃羊其背黃如扇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之魚

地冷可飲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

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鬻而先食然後食人

選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綑人殺牛以食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

飲則先與甲丙丁卯謂之白利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
訖勺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終飲訖勺
而酌甲甲又序勺以飲丙丁謂之換醖本以防毒後習
以為常
其味鹽一而已

寔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白界里濼
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
深入見罅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於雪其狀大

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
地多鹹其草宜馬

其燬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
為表維以毳索繫以纒羽猶漢兔置之智綿亘一二百
里聞風颺羽飛則歎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盛圍攬
擊焉

一 書
見其行下韃戶取毛毳及氈亦類以為苦韃沿路
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駝扣之則口以之為索納之
窩裏陀為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上止凡打獵
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寔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
用四直尺長柳杖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氈其向上人
則用

我朝翠范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
鷄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檀鹿草新以紵絲金線色以紅
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寔嘗考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

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
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著腰間密密打
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爾又

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上謂之腰線蓋欲馬上腰圍繫乘突出采艷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建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相公若

王檄則自稱曰榮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建見其交抱即是厮撻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曰鼠兒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流

大曰甲子年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本俗

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為一月

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寔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歷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鬚極黑垂至膝常縮作角字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日盈虧以為進止

牾之前下登之見後皆其所忌

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九

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建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十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說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國者只

用漢字移刺楚材至之舉又於後而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扼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喫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備首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文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馘子得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

函天棄天子一決於此信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於不再四不已

建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龜也其常談必曰托著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

其賦斂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羴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

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醮之法則聽諸首

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

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

謂借過曰回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

之數鄉農身絲百兩來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網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

建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

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伏人夫羊肉馬奶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

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蘆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下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若怒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建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

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將相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緞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貨之民而行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主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貨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許稱被劫而責價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絲織帛色水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之人為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却遠遠卓望總有人築著急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

會諸國言語直是了得

其官稱或借國生或推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建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只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祿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

大夫混於雜役隨於屠沽去為黃冠皆尚稱舊官王
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官多有亡
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人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
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剷地者遺火而蕪草者誅其家拾遺者
履闕者蝨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
口鼻之舛者罪其心之不吉軸耗簾而外者青其係韃

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
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送酌乳酪而傾罍者謂之斷後
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建 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
戒每日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
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
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段陷城則縱其擄掠予

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挿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與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

震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產畜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

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遶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雖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跋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解者三疾如飈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札

霆見韃韃者婆在野地生子終畢用羊毛指抹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直尺闊一尺者婆徑挾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廢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鍤薄而怯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脚澁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刺

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此少水草經月後臙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成臙所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多扇了所以

無不強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騾馬群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為群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疋為群隊只兩兀刺赤管手執鷄心鐵撾以當鞭簧馬望之而畏每過早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并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鐵撾俯首駐足無或敢亂最為整齊其騾馬群每移刺馬一疋管

騾馬五六十疋騾馬出群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群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群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擊而有別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鴈翅前空而後平故折旋而時不傷鞞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鞞之草手揉而下硝濯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闊不踰一寸長不逮四總故立馬轉身之順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

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糾都由切即一隊之謂武首健奴自

鳩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曩攻河西女

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建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

騎一馬又有五六足或三四足自隨常以準備緩急

無者亦須一二足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革六有頑羊角弓角面連

又有響箭即鳴鏑也有駝骨箭有批針箭剡木以為栝落鵬

以為翎有環刀放回回樣輕停而犀利靴小而褊故運

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板如鑿故著物不滑可穿重札有

旁牌以草編藤否則以柳闊三寸而長則倍於闊之半

有圓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破敵之用有鐵團

牌以代堯登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水牌為攻城

避砲之具每大首頭項各有一旗尺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

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總舒即卷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

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

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建嘗攻之韃人始初草林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為鞍喬鞞以羊皮鞆亦剡木為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面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沛馬乳手捨其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沛貯以草器瀕洞數宿味微酸始可飲謂之馬奶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也

建嘗見其日中沛馬奶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夜沛之之法先令駒子吸教乳路來却趕了駒子人自用手沛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奶色清而味甜與

尋嘗色白而濁味酸而醴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妳蓋滑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愈清清則氣不醴只此一次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盃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

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集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媚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建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過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

落赤分番警地惟前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掾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漢軍法秣馬營叢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其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電
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形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如敵強弱百騎環繞可畏萬衆牛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衽草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散分亦分散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

黑鞬書卷一
視馬蚤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通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寔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所以瞻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然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

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既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阻一衝繞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亦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圍

牌下馬步射一射中鎬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
入敵或見便以騎感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
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攪敵陣鮮有
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
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相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
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
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
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

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繞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
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
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
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逸其敗則四
散逆走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忒沒真即成吉思死後其軍馬元雀解
之母今偽大太子拙職已殺偽二太子茶合解見出成
自領之偽三太子兀密解即今偽四太子駝孛自河南歸病死
以上四人並忒

沒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魯按只解真之

子或呼為窩陳又呼為魯按只解真之

沒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魯按只解真之

阿刺罕魯花里國王父察刺温之祖也統忒郡王黑韃

蕭夫人契丹人專營阿海契丹人元禿花元在宣德府

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劉伯林漢人中第兵數多寡

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

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幾老首宿將死者過

半曩與金虜交兵關河之間如速不解忒沒解塔察兒

今名傳蓋按察兒却尚無恙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

不足

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

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

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聲故胡多

必貴也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

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射畢即入金

帳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回
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
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
漠地萬戶四人如嚴寔之在鄆州府東平則有山東之
兵史天翼即史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之
在蒲城保州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之子之在天城京西
屬縣則有燕燕山後之兵他雖有領衆者俱不若此四人
兵數之多事力之強也如遼東河西回回諸國之兵又

在漠萬戶之外

建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產盡
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
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
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回諸種盡已臣服
獨此一種回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
里出產甚富地暖產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
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白韃金虜

柰蠻或曰乃滿曰烏鴿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抗里回回名正北

曰達韃韃兀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

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厥相王賢住年餘九十

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于即狗國也男

而乳有毛走可及奔馬女西南曰斛速益律于水韃也

木波西蕃部領西北曰克鼻稍回回國即初順韃後叛

去阻水相抗忒沒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



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

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

所劫曰脛篤黑回回其地不正北曰呷辣吸紹黑契丹

丹一名大丹或削其國或俘其眾如高麗萬奴狗國水

韃韃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

撲則有燎原之憂此韃韃人所必爭者

霍見王檄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

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

敢適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鬻國師國師者比即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王兀魯解舍裏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城金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只恃著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其從軍而死也馳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還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

以為垣關隘三邏騎以為衛

還見忒沒真墓在瀘清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

黑龍事略終

以維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
網書狀官彭大雅解后亦出所編以相參攷亦無大
遼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復疏於
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嘉
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運長孺書

是編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
君處借錄秋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當諒

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亭道人姚
咨識於華秋官之寒綠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